

闽东福安话的变韵^{*}

戴 黎 刚

提要 传统上,福安话被认为是没有变韵的闽东话。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重新分析福安话的音系,认为福安话也有变韵。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深入讨论了发生变韵的各个音类,总结福安话变韵的特点,并重新拟定福安话的韵母表。此外,本文还根据《安腔八音》,讨论了一些由变韵引起的内部音变。

关键词 福安话 变韵 特点 演变

一 引言

闽东方言历来有南片和北片之分。南片含今福州地区的福州、闽侯、连江、屏南等 11 个县市,北片包括福安、宁德、周宁、福鼎等 7 个县市。南片除了个别方言点外(比如古田话)都有变韵。以福州话为例:

表 1.1 福州话变韵比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i/ei,iʔ/eiʔ	知 ti ¹	梨 li ²	起 khi ³	气 khei ⁵	耳 ŋei ⁶	笔 pei ⁷	力 li ⁸
u/ou,uʔ/ouʔ	苏 su ¹	图 tu ²	古 ku ³	兔 thou ⁵	路 lou ⁶	谷 kou ⁷	术 su ⁸
y/øy,yʔ/øyʔ	猪 ty ¹	殊 sy ²	吕 ly ³	去 khøy ⁵	箸 tøy ⁶	竹 tøy ⁷	肉 ny ⁸

上述的材料引自陈泽平(1998)、冯爱珍(1998)。“/”前是本韵,“/”后是变韵。变韵和声调是紧密相关的,福州话的各韵母在阴平、阳平、上声、阳入是一种音值,称为“本韵”,比如上表的 i ɿ ei iʔ eiʔ 在阴去、阳去、阴入则是另外一种音值,称为“变韵”,比如上表的 ei ɔ ɔ ʔ 本韵和变韵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两者共同组合为一个韵位。

是否有一套变韵,一直都是闽东话内部分区的最关键标准(张振兴,1985《中国语言地图集》1988)。一般认为,北片各地没有或者大体没有变韵(梁玉璋,1983 林寒生,2003 陈泽平,1998《周宁县志·方言志》1993《福安市志·方言志》1999《宁德市志·方言志》1995)。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北片的闽东话,比如福安话、周宁话、宁德话,也都是有变韵的。因此,我们认为,以是否变韵作为闽东话内部分区的传统标准不准确。

关于闽东话北片的变韵问题,我们曾经做过初步的论证(《闽东周宁话的变韵及其性质》)。有些学者认为,我们的讨论应该“以某地的方言材料作为最全盘性的、最有力的支撑”。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06JC740014)阶段性成果之一。非常感谢《中国语文》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由于当时受论文结构的限制,我们没有全面展开论述。本文准备换一个角度,以福安话作为基础,详细剖析其音系的变韵问题,以此作为回应。

二 福安话音系的再分析

福安今属宁德市,地处闽东北部中心,交通便利,因此逐渐成为闽东北片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福安话也逐渐成为闽东北片的代表方言,素有“小官话”之称(《福安市志·方言志》,1999)。福安话在历史上有三本韵书,分别是《安腔八音》、《福安话班华字典》、《七音字汇》,是研究福安话历史演变的重要参考资料。《安腔八音》的音系,马重奇(2001)已经全面整理过,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该文有些音类的拟音需要重新确定。

福安话一向被归入没有变韵的北片闽东话(张振兴,1985)。一些专门讨论福安话音系的论著(梁玉璋,1983;《福安市志·方言志》,1999;马重奇,2001),也没有提到福安话有变韵,可见他们都认为福安话没有变韵。但是,我们通过音系的内部比较,发现福安话不但有变韵,而且比南片的方言更丰富和独特,对于解释闽东话变韵的原因、机制很有意义。

要论证周宁话、宁德话有变韵,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变韵往往表现为缺调,凡是有缺调的音类大多就是变韵。比如,周宁话的 *əu* 音类的所有字都是属于阳平、阴去、阳去调类,明显缺阴平、上声调类。另一方面, *y* 音类的所有字都是属于阴平、上声调类,刚好和 *əu* 音类互补。但是,福安话的音系比周宁话要复杂得多,缺调的现象很少,而且还有很多例外。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这里我们先以缺调比较明显的 *ei* 音类来论证。

表 2.1 福安话 *ei* 音类分布比较表

	阴平 332	阳平 22	上声 42	阴去 35	阳去 23
p	+	+	—	+	+
p ^h	+	+	+(呬)	+	—
m	—	+	—	+	+
w	—	—	—	—	+
t	+	+	—	+	+
t ^h	+	+	—	—	—
n	—	+	—	+	+
l	—	+	—	+	+
ts	—	—	—	+	+
ts ^h	+	—	+(鴉)	+	+
s	+	+	—	+	+
k	+	+	—	+	+
k ^h	+	+	—	+	+
ŋ	—	+	—	—	+
h	+	—	—	+	—
∅	+	+	—	+	+

“—”表示缺字,“+”表示有字。虽然福安话 *ei* 音类没有缺上声调,但是上声的字极少,只有“呬鴉”两个。“呬”应该是受普通话影响而产生的文读音,是非常后起的层次。因此真正例外的只有“鴉”一个字。请比较:

表 2.2 福安话 ei 音类分布统计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字数	37	54	1	46	35	173
比例	21%	31%	1%	27%	20%	100%

照理,在同一个音类里,尽管各个调类所属字可能有多寡的不同,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个音类的字应该分布在每个调类中,而且总体上应该相对均衡。上表的阴平、阳平、阴去、阳去各调所占的比例正是如此。但很奇怪的是,福安话 ei 音类的上声字竟然只有一个字。从音系上看,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福安话的 ei 音类缺上声调。其他的很多音类,比如 *oi*、*au*,几乎也都可以说是缺少上声调类的字。如果我们假设这些音类原本就是没有上声调类,显然不合逻辑。那么,这些音类的上声字哪里去了呢?通过闽东话内部的层次比较,我们发现,福安话该层次的上声字应该读为 *i* 音类。

表 2.3 福安话 i、ei 音类分层次比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福安	ei	碑菲知痴	脾皮提时	—(吓鸥)	利智器记	柿枝地吏
	i			李米里死耻		
福州	ei	—	—	—	利智器记	柿枝地吏
	i	碑菲知痴	脾皮提时	李米里死耻	—	—

福安话的 *i* 音类还包括 **ie* 音类并入的字,因此没有缺调,下文再分析。通过层次关系字的比较,我们发现,福安话的 *i* 和 *ei* 音类和福州话完全对应。而福州话的 *i* 和 *ei* 是本韵和变韵的关系,由此看来,福安话这两个音类也应该是本韵和变韵的关系。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要使我们的观点成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论证。上文我们说过,*ei* 音类是 *i* 音类的变韵,也就是说,在非上声调,*i* 音类应该改读为 *ei*。这样,*i* 音类的字现在应该很少才对。其实不然,福安话读为 *i* 音类的字非常多,而且层次非常复杂。因此,很有必要先对本韵音类 *i* 做一番解析。通过非常细致的比较,我们发现福安话的 *i* 音类包含三个层次。请比较:

表 2.4 福安话 i 音类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i	i	i	比彼妣匕鄙匪痞美抵李米里死耻已纪齿起	上声
		i	i	菲枇琵丕糜弥呢	非上声
2	*ie	i	ie	啼址指支肢脂鸡企计继启义议谊毅	所有声调
3	*y	i	y	汝女侶缕主煮取鼠暑署许谡栩雨羽愈禹	上声

本文将入声韵和阳声韵相配,因此阴声韵部分所说的“所有声调”不包括两个入声调。福州话变韵的调类和福安话不同,为了直观起见,福州话的音类一般只标明本韵,不加注变韵,下文同此。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福安话的 *i* 音类包含 **i*、**ie*、**y* 三个层次。上表第三层次除了个别字(茄滤),都是上声字,是 *oi* 音类的本韵,下文还有论述。《安腔八音》该音类属于独立的“茄”韵类,可见 **y* 并入 *i* 是一百年间刚刚发生的。

福安话的 **ie* 音类仍然没有变韵,福州话已有变韵。**ie* 变入 *i* 的年代应该在福安话产生变韵之后,《安腔八音》之前。因为如果 **ie* 并入 *i* 之后才有变韵的话,当 *i* 音类发生变韵时,

*ie音类也会随之产生变韵。但是,不管是上声还是非上声的*ie音类字,都没有变韵,上声的“启企址”和非上声的“鸡世规”同读i。《安腔八音》“鸡”*i韵目已经收有*ie音类的字,因此*ie音类并入i应当在《安腔八音》之前。那么,福安话的*ie音类为什么会并入i呢?原因在于,福安话*i音类的多数字已经变韵为ei,只有少数の上声字仍然保持i,因此该音类变得很单薄,留下很多空位,于是吸引*ie音类的字并入i。最后*y的本韵失去撮口色彩,也并入i。

剥离上述的*ie、*y两个层次之后,*i音类就相对好理解了。上文我们提到,福安话是上声没有变韵,其他调有变韵。但是,上表也显示,也有很多非上声字并没有变韵,仍然和上声调的字同读i音类,这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福安话的变韵是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的。福州话的变韵是比较整齐的,凡是同一调类的字,如果有变韵则整个调类的字都要变韵,反之亦然。出于某些原因,福安话的“批毘丕糜弥呢”尚未变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也将扩散到ei音类中。这种现象并非福安话独有,周宁话、宁德话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周宁话“迂于於”属于阳平,本应变韵为ou,但目前仍然读为本韵y音类。宁德话“毘闭”分别属于阳平和阴去,本应变韵为ei,但现在也依旧读为本韵i音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福安话有变韵。

上文我们通过缺调现象,论证了福安话的ei音类是*i音类在平声、去声的变韵。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来论证入声也有变韵呢?遗憾的是,福安话入声没有缺调现象。请比较:

表 2.5 福安话入声韵分布表

	eik	ɛik	œk	ouk
阴入	笔毕必匹劈只	八贴节汁结塞	北伯柏迫得落	不腹覆笃秃出
阳入	域直侄立集席	拔密捏贼裂十	读特白帛凿逆	族簇律独毒服

上表显示,福安话入声韵分布在阴入和阳入两个声调。因此,从表面上看,福安话的入声似乎没有变韵。但是,我们相信福安话入声一定有变韵,可以用音系对应来证明。请比较:

表 2.6 闽语*i、*ik音类配合比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碑知痴	脾皮时	李米耻	智器记	柿技治	笔毕必	直侄立
福安	ei	ei	i	ei	ei	eik	eik
周宁禾溪	e	e	i	e	e	e?	e?
福州	i	i	i	ɛi	ɛi	ɛi?	i?
仙游	i	i	i	i	i	i?	i?

为了称述的方便,原始闽语的*ik、*ip、*it三个音类,本文暂时省作ik。周宁禾溪话属于闽东话北片方言,福州话属于闽东话南片方言,仙游话则代表其他闽语。上表显示,原始闽语的*i、*ik音类,仙游话读为i、i?。福州话阳去、阴去和阴入变韵为ɛi、ɛi?。周宁禾溪话的变韵我们已经论证过,除了上声没有变韵以外,其他都变韵为e、e?。通过层次关系字的比较,我们发现,福安话的情况完全和周宁话平行。如果我们承认福州话的阴入是变韵的话,我们也必须承认福安话的阴入、阳入也都是变韵。与多数闽东话不同的是,福安话阳入也有变韵。可见,福安话不但阴去、阳去、阴入有变韵,连阴平、阳平、阳入都有变韵,只有上声没有变韵。

三 福安话变韵的音类

上文我们用 i 和 eik 音类论证了福安话有变韵。除了 i 和 eik 音类之外,其他的音类是否也有变韵呢?我们认为,福安话韵腹为高和半高的音类多数都有变韵。以下分别论证。

1. i/øi 变韵

上文提到,福安话今读 i 的音类成分复杂,包含 *i、*ie、*y 三个层次。*y 音类大多是上声字,《安腔八音》另立了一个独立的“茄” *y 韵目,该韵目的字很少,但是不和“鸡” *i 韵目相混(*ie 音类已经并入 i 音类)。可见,当时是有撮口呼 *y 的。通过层次关系字的系联,我们发现,该音类和 øi 构成互补,也就是说,øi 是 i 音类的变韵。请比较:

表 3.1 福安话 *y 音类变韵比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福安	i			语举主吕暑	(滤)	
	øi	猪书诸居	除鱼愚渠		著处趣絮	箸序巨绪树
福州	y	猪书诸居	除鱼愚渠	语举主吕暑		
	øy				著处趣絮	箸序巨绪树

“滤”字属于阴去,却保持本韵 i,但这种例外只是个别现象。福安话的 øi 音类其实也很复杂,它大致由 *y 和 *ui 两个层次组成。请比较:

表 3.2 福安话 øi 音类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y	øi	y	猪书居除鱼愚渠	非上声
2	*ui	øi	ui	肥位队坠龟开跪危威蔚纬	所有声调

福安话 øi 音类,《安腔八音》归入“须” *øi 韵目。根据闽东话变韵的普遍规律,*y 音类应该是先变韵为 ø,再复化为 øy,最后失去撮口色彩变为 øi。而 *ui 音类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并入“须” *øi 韵,下文还要论证。

2. u/ou 变韵

福安话的 ou 音类内部也很复杂,通过层次系联,我们发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请比较:

表 3.3 福安话 ou 音类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u	ou	u	故固丘卢炉吐兔庐涂度肚库乌有	非上声
2	*y	ou	y	刺醋思师私慈咨姿撕辞士	非上声,止撮精照组
3	*ou	ou	au	饱斗九走找蚤口草	上声

福安话今读的 ou 音类没有缺调现象。上表第三个层次 *ou 只有上声调的字,而 *u 音类的字都是非上声调。这样,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层次似乎有互补的关系。其实不然,上述两个音类完全属于不同的层次。上表的 *ou 音类应该是变韵 au 的残存,而不是和第一层次构成互补,下文再论证。这样,第一层次 *u 音类就缺上声调的字,应该属于变韵的音值。那么它的本韵是哪个音类呢?通过层次比较,我们认为福安话的 u 音类就是其本韵。不过,福安话今读 u 音类的内部层次也比较复杂,需要重新分析。请比较:

表 3.4 福安话 u 音类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u	u	u	某武鸬赌睹土古估股鼓苦五午虎	上声
2	*y	u	y	史使驶死此子主梓	上声,止摄精照组
3	*uo	u	uo	补铺普摸墓暮果科颗裹雨和	所有声调

上表显示,福安话今读的 u 音类其实应该再分为 *u、*y、*uo 三个层次。表 3.3 和表 3.4 显示,福安话 ou 音类的第一个层次分布在非上声调,u 音类的第一个层次分布在上声调,二者互补分布。因此,u 音类是本韵,ou 音类是变韵。福安话的 *uo 音类的上声调字也很少,似乎也可能有变韵。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闽东话 *uo 音类的上声调字原本就很少,所以不是缺调,因而也没有变韵。

表 3.3 和表 3.4 也显示,福安话的 u 和 ou 音类的第二个层次,一个分布在上声调,一个分布在非上声调,可见两者也有互补关系。但是,福州话都是读为 y,似乎和第一层次的 *u 音类不同。难道福安话的 *y 音类除了 i/øi 变韵之外,又有 o/ou 变韵?

我们认为,这并非 *y 有两种不同的变韵方式,而是部分的 *y 音类字(都是止摄精照组字,个别属遇摄),很早就并入 u 音类。因此,当福安话 u 发生变韵时,这些止摄精照组字也随着 u 变韵为 ou。北片其他的闽东话和福安话一样,止摄精照组的撮口呼字也大多并入合口呼。请比较:

表 3.5 闽东话“史死思师”归类比较表

	福清	福州	连江	屏南	福安	周宁	宁德	寿宁	福鼎	柘荣	霞浦
兔五虎吐	u/o	u/ou	u/ou	u/o	u/ou	u/o	u/ou	u	u	u	u
史死思师	y/ø	y/øy	y/øy	y/ø	u/ou	u/o	u/ou	u	u	u	ø
猪女鼠书	y/ø	y/øy	y/øy	y/ø	i/øi	y/øu	y/øy	y	i	y	y

南片从简,北片从详。上表显示,凡是南片的方言,“史”类字都和“猪”类字同读撮口呼,而北片的方言,“史”类字都和“兔”类字同读合口呼。北片的方言,“史”类字很早就并入合口呼,因而能随着 u 变韵为 ou。

福安话的 u 音类,《安腔八音》收在“戈” *u 韵目下,ou 音类收在“孤” *ou 韵目下。上述两个音类的内部层次,《安腔八音》已经和福安话今读完全一致,一百年来没有新变化。

3. ou/au 变韵

福安话 ou 音类的内部层次,我们已经在表 3.3 做过分析。上声调的 ou 音类是本韵,其变韵应该是 au 音类。福安话 au 音类本身也有上声调字,但是比较少。请比较:

表 3.6 福安话 *ou 音类分调比较表

韵类	调类	例字
au	上声	找挠吵稍
	非上声	兜包豹偷头凹后孝号敦厚交扫捎操肴
ou	上声	饱斗九走找蚤口

上表福安话今读 au 音类的上声调字,我们已经做了穷尽式列举。所列的非上声调字只是举例性质,还有很多其他字。既然我们认定 ou 音类和 au 音类构成互补,但是 au 音类自身也仍然

有一些上声调的字,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找扰吵稍”这些字都是新近形成的文读层,是受邻近的其他闽东话或者权威方言影响产生的。同时,因为 au 属于变韵音类,因此缺上声调字,这就为那些新文读层的借入提供结构上的便利。总之,“找扰吵稍”应该是 ou 变韵为 au 之后才出现的新层次。

对于两个互补的音类,究竟哪个应该是本韵哪个是变韵,有时可能会有些麻烦。福安话的 *ou 音类,闽东话(甚至其他闽方言)通常读为 au。如果我们从方言比较的角度来看,似乎 au 才是本韵,而 ou 倒是变韵。请比较:

表 3.7 闽语 *au 音类分调比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福安	au	au	ou	au	au
周宁	au	au	au	au	au
福州	au	au	au	qu	qu
仙游	au	au	au	au	au

周宁话的 au 音类尚未有变韵,福州话的本韵也是 au。可见,该音类原始闽语需拟定为 *au。这样,福安话的 au 音类似乎也应该是本韵了。但是,如果我们从福安话音系的整体考虑,我们还是应该认为 au 是变韵,ou 是本韵。请比较:

表 3.8 福安话变韵调类分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i/øi	+	+	—	+	+
i/ei	+	+	—	+	+
u/ou	+	+	—	+	+
ou/au	+	+	—	+	+

福安话其他音类都是上声调保持本韵,非上声调产生变韵。因此,我们也必须认为上声调的 ou 为本韵,au 为变韵。另外,福安话的变韵规则是韵腹为高和半高的音类变为开口度更大的元音,这也可以证明 au 是变韵。早期福安话该音类也应该读为 au,之后高化为 ou,最后 ou 又变韵为 au,完成一次循环音变。本韵 ou 则和 u 音类的变韵叠合。

上述福安话的 au 音类,《安腔八音》属于效 *au 韵,ou 音类则属于孤 *ou 韵。该音类变韵《安腔八音》已经完成,一百年来没有新变化。

4. ieu/eu 变韵、eu/ɛu 变韵

福安话的 eu 音类包含 *iu 和 *eu 两个层次。请比较:

表 3.9 福安话 eu 音类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屏南	例字	福安调类
1	*iu	eu	iu	抽昼丢周舟州修羞受须兽	非上声
2	*eu	eu	eu	否亩抖陡走叟狗苟枸口偶呕	上声

《戚林八音》的“秋”韵和“烧”韵,今福州话已经合并,屏南话尚有区别,因此上表改用屏南话比较。*iu 音类分布在非上声调,今福安话读为 eu,eu 是 ieu 的变韵。福安话的 ieu 音类也包含 *iu、*ieu 两个层次。请比较:

表 3.10 福安话 ieu 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屏南	例字	福安调类
1	*iu	ieu	iu	纽扭柳酒手首守九久朽有	上声
2	*ieu	ieu	ieu	标表巧少了跳挑骄乔妖腰晓	所有声调

表 3.10 和表 3.9 的第一个层次构成本韵和变韵的关系。本韵的 ieu 音类原本应该读为 *iu,但由于该音类的字多数变韵为 eu,致使本韵变得越来越孤立,最终合并入 ieu。福安话的 *ieu 音类分布在各个调类上,没有相应的变韵。

福安话 eu 音类的第二个层次分布在上声调,而 eu 音类缺少上声调,因此 eu 音类是 eu 音类的变韵。请比较:

表 3.11 福安话 eu/ɛu 变韵比较表

	福安	例字	福安调类
*eu	eu	否亩斗抖陡走叟狗苟枸口偶呕	上声
	ɛu	条茂谋稠扣寇后厚欧凑	非上声

福安话的 eu 音类《安腔八音》收在“秋”韵,ieu 音类则在“烧”韵,ɛu 音类收在“钩”韵,和今读完全一致。

5. uoi/øi 变韵

福安话 øi 音类所包含的层次,已如表 3.2 所示。福安话 øi 音类不但有非上声调字,也有上声调字,比如“髓腿短”,但是上声调字很少,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缺上声调。另外一部分上声调字分布在 uoi 音类。福安话的 uoi 音类包含 *ue、*ui 两个层次。请比较:

表 3.12 福安话 uoi 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屏南	例字	福安调类
1	*ui	uoi	ui	蕊累几轨鬼毁委萎伟	上声
2	*ue	uoi	uoi	妹吹税诡外回火会悔贿卫脆杯飞	所有声调

上表第一层次的字原本读为 ui,因为变韵而使 ui 音类字变少,最终和 *ue 音类合并为 uoi。第一层次的 uoi 音类字和 øi 音类组成一个 *ui 韵位,øi 是 uoi 的变韵。该音类《安腔八音》收在“杯”韵下。

以上是阴声韵音类的变韵。除此以外,阳声韵和入声韵也有变韵。不过,它们大多和阴声韵音类平行。因此,下文的论证将比较简略。上文我们将阴声韵 ei 和入声韵 eik 合并讨论,不过,福安话的入声韵和阳声韵搭配更加整齐,因此,下文我们把入声韵和阳声韵合并讨论。要注意的是,福安话的阴入、阳入都有变韵,而福州话只有阴入有变韵。

6. iŋ/eiŋ(eik)变韵、iŋ/øŋ(øk)变韵

福安话的 eiŋ 音类应该分为 *iŋ 和 *eiŋ 两个层次。请比较:

表 3.13 福安话 eiŋ 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iŋ	eiŋ	iŋ	屏屏命丁汀镇针宁认升情进尽	非上声
2	*eiŋ	eiŋ	eiŋ	板版点剪省减犬眼	上声

上表第一层次音类的字,一般都是非上声字,只有个别例外,比如“悯醒”。有个别字本该变韵

却未变韵,另有些本不该变韵而有了变韵,这些都是扩散造成的例外,是很正常的现象,并不影响我们对整个音系的分析。该层次的上声调主要在 *iŋ* 音类。福安话的 *iŋ* 音类成分复杂,包含 **iŋ*、**yŋ*、**ieŋ*、**yoŋ* 四个层次。

表 3.14 福安话 *iŋ* 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 <i>iŋ</i>	<i>iŋ</i>	<i>iŋ</i>	品景挺艇紧仅境谨枕蒸林锦染	上声
2	* <i>yŋ</i>	<i>iŋ</i>	<i>yŋ</i>	忍隐仅	上声
3	* <i>ieŋ</i>	<i>iŋ</i>	<i>ieŋ</i>	边烟前坚迁燕连颠免炎嫌险厌	所有声调
4	* <i>yoŋ</i>	<i>iŋ</i>	<i>yoŋ</i>	捐究建善玄悬舷轩弦舷	所有声调

今福安话的 *iŋ* 音类,《安腔八音》分属“掀”、“天”、“添”三韵目。《安腔八音》的音系 -*m*、-*n*、-*ŋ* 三套韵尾仍然分立,但是相混的现象比较严重,或许当时福安话已经没有任何三套韵尾了。表 3.13 和表 3.14 的第一层次互补分布,*iŋ* 是本韵,*eiŋ* 是变韵,共同组成 **iŋ* 韵位。第三、第四层次都没有变韵。第三层次的 **ieŋ* 是 **iŋ* 音类变韵后再并入的。

福安话入声韵的 *eik* 与阳声韵 *eiŋ* 相配,阴入、阳入都有变韵,上文已经论证过。

表 3.14 的第二个层次也属于上声调,可见也应该是本韵的音类,其变韵应该是 *oŋ*。福安话今读的 *oŋ* 音类应该包含 **yŋ*、**oŋ*、**eiŋ* 三个层次。请比较:

表 3.15 福安话 *oŋ* 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 <i>yŋ</i>	<i>oŋ</i>	<i>yŋ</i>	巾根弓恭斤穷供勤凶熊蚌	非上声
2	* <i>oŋ</i>	<i>oŋ</i>	<i>oŋ</i>	操桶港莽蟒	上声
3	* <i>eiŋ</i>	<i>oŋ</i>	<i>eiŋ</i>	猛猛冷肯梗等	上声

上表的“莽蟒”,福州话不读为 *oŋ*,我们根据其他闽东话补上。表 3.14 的第二层次的字和表 3.15 的第二层次的字,福州话都读为 *yŋ*,但福安话分别读为 *iŋ* 和 *oŋ*,可见福安话 *iŋ* 是本韵,*oŋ* 是变韵。今福安话的 *oŋ* 音类,《安腔八音》收在“恭”韵和“银”韵,这两个韵目的差别只在于韵尾 -*ŋ* 和 -*n* 的不同。可见,一百年前,该音类也已经完成变韵。

与福安话的 *oŋ* 变韵相配的入声韵是 *ok*。

7. *oŋ*/œŋ(œk)变韵、*oŋ*/eiŋ(eik)变韵、*eiŋ*/eiŋ(eik)变韵

表 3.15 的第二个层次的 *oŋ* 音类也属于上声调,可见也应该是本韵音类,其变韵应该是 *œŋ*。福安话 *œŋ* 音类的层次简单,也没有上声调字,例外只有“梗”字。

表 3.16 福安话 **oŋ* 变韵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本韵	<i>oŋ</i>	<i>oŋ</i>	操桶港莽蟒	上声
变韵	<i>œŋ</i>	<i>oŋ</i>	梦东冬冻棕依脓笼工江空红	非上声

与福安话 *œŋ* 变韵相配的是入声韵 *œk*,阴入如“北百珀”,阳入如“白墨目读”。该音类《安腔八音》属于“灯”韵。*œŋ* 音类和 *eiŋ* 音类的本韵都是 *oŋ*,这是比较特殊的。从变韵的形式倒推,我们认为 *oŋ* 应该是 *œŋ* 音类的本韵。*eiŋ* 音类的本韵应该是 **eiŋ*。*eiŋ* 同时是 *iŋ* 的变韵。当 *iŋ* 音类变韵为 *eiŋ* 时,*eiŋ* 音类的本韵 **eiŋ* 就合并到 *oŋ* 音类去了。

表 3.15 的第三层次也只有上声调的字,可见也是本韵音类,其变韵应该是 eiŋ。福安话 eiŋ 音类的层次简单,不包含其他音类的层次。但是,eiŋ 的本韵问题有些特殊。请比较:

表 3.17 福安话 *eiŋ 变韵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本韵 1	øŋ	eiŋ	猛猛冷肯梗等	上声
本韵 2	eiŋ	eiŋ	板版点剪省减犬眼	上声
变韵	eiŋ	eiŋ	斑片办店沉念莲田前惯阴	非上声

也就是说,福安话的 eiŋ 音类有两个本韵,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是词汇扩散所致。部分本韵的 eiŋ 音类字已经变读为 øŋ 音类,但是另一部分的 eiŋ 音类字未变,因此造成 eiŋ 音类有两个本韵。

与福安话 eiŋ 变韵相配的是入声韵 eik,阴入如“八帖贴节”,阳入如“拔密截十”。该音类《安腔八音》属于“牵”韵。

8. uŋ/ouŋ(ouk)变韵、ouŋ/ɔuŋ(ɔuk)变韵

福安话的 uŋ 音类包含 *uŋ、*yŋ、*ɔuŋ 三个层次。请比较:

表 3.18 福安话 uŋ 音类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uŋ	uŋ	uŋ	懂董统冢宠总蠢笋滚孔粉愤	上声
2	*yŋ	uŋ	yŋ	勇涌踊愚肿种踵恐	上声
3	*ɔuŋ	uŋ	uɔŋ	方放倦眷专砖全泉川幌圹晃访	所有声调

福安话的 uŋ 音类《安腔八音》收在“光”韵和“川”韵。上表第三层次福州话读为 uɔŋ,和其他两个层次不同,该层次分布在各个调类上,因此没有变韵。上表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北片方言多合并为 uŋ 音类,《安腔八音》已经如此,因此只是一个层次,这和阴声韵的 u/ou 音类的情况类似。该层次都是上声调字,可见是本韵音类,该音类的变韵是 ouŋ。但是,福安话今读的 ouŋ 音类也包含两个不同的层次。请比较:

表 3.19 福安话 ouŋ 音类分层次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1	*uŋ	ouŋ	uŋ	笨峰蜂问闻捧通农浓润同童春	非上声
2	*ouŋ	ouŋ	ouŋ	绑榜暖囊选损恳垦	上声

表 3.18 的第一、第二层次分布在上声调,表 3.19 的第一层次分布在非上声调,两者组合为一个韵位,uŋ 是本韵,ouŋ 是变韵。表 3.19 的第二层次也属于上声调,可见也是本韵的音类,其变韵应该是 ɔuŋ 音类。请比较:

表 3.20 福安话 *ouŋ 变韵比较表

	福安	福州	例字	福安调类
本韵	ouŋ	ouŋ	绑榜暖囊选损恳垦	上声
变韵	ɔuŋ	ouŋ	郎廊浪论仓村刚江慷装抗炕	非上声

福安话的 ɔuŋ 音类也有上声调字,如“枪嗓”,显示个别上声调的字也开始变韵了。福安话的 ouŋ 音类分布在上声调,ɔuŋ 音类分布在非上声调,ouŋ 是本韵,ɔuŋ 是变韵,共同组合为 *ouŋ

韵位。

今福安话的 ouŋ 音类,《安腔八音》收在“东”韵,ɔuŋ 音类收在“缸”韵。与福安话 ouŋ 变韵相配的是入声韵 ouk,阴入如“腹不笃覆”,阳入如“独族读目”。与福安话 ɔuŋ 变韵相配的是入声韵 ɔuk,阴入如“博驳暮啄”,阳入如“薄莫夺度”。

以上是阳声韵和入声韵音类的变韵。除了上文提到的音类,福安话的其他音类没有变韵。

四 小结

过去大家不知道福安话有变韵,因此对其音系分析得不够深入,描写得不够精当。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重新分析了福安话的音系,论证了福安话所有的变韵音类,并重新编写其韵母表如下:

表 4.1 福安话韵母表

阴声韵	a	e	ɛ	o	ɔ	ø	œ	
	ai				ɔi			i、i/ ei、i/ øi
	uai	eu/ɛu		ou/au				u、u/ ou
	iau	ieu、ieu/ eu		uoi、uoi/ øi				
阳声韵	aŋ					øŋ/œŋ、(øŋ/ eiŋ)		
	iaŋ	eiŋ/ eiŋ		ioŋ				iŋ、iŋ/ eiŋ、iŋ/ øŋ
	uaŋ			ouŋ/ ɔuŋ				uŋ、uŋ/ ouŋ
入声韵	ak			ok	ɔk	øk	œk	
	iak	eik	ɛik	iok				ik
	uak			ouk	ɔuk			uk

上表“/”前是本韵,“/”后是变韵,黑体字表示发生变韵的音类。经过重新分析,福安话的韵母数不是《福安市志》所称的 47 个(计鼻辅音韵母,应当是 48 个,《市志》统计有误。本文不计鼻辅音韵母),而是 40 个(福安话韵母的音类总数是 47 个,但是韵母只有 40 个),其中涉及变韵的韵母(包括入声韵)共有 17 个,只作本韵的音类(不包括未变韵的韵母)共有 6 个,只作变韵的音类(包括入声韵)共有 13 个,既可以作变韵又可以作本韵的音类共有 5 个。最重要的是,经过我们的重新离析以后,各个音类内部的组合方式大大不同了。

最后,我们总结福安话变韵的特点如下:

1. 变韵发生在七个声调中的六个声调,与周宁禾溪话一致。这和福州等地的闽东话很不相同,特别是阴入、阳入都有变韵,只有上声调没有变韵,寓意丰富。南片的闽东话阴入一般是低调,阳入高调。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变韵是低调使然。但是,包括福安话在内的北片闽东话,一般是阴入高调、阳入低调。但是,不管是高调还是低调,福安话都有变韵,可见变韵和高低调没有关系。

2. 凡是韵腹为高元音的音类都要变韵,韵腹为低元音和半低元音的音类都不变韵。半高元音大多有变韵,不变韵的半高元音一般是新近演变来的。比如,e 音类由 *ia 音类变来,o 音类由 *ua 音类变来,i 音类由 *ie 音类变来,ik 音类由 *iek 音类变来,因此这些音类都没有相应的变韵。

3. 一百年来,福安话的变韵几乎没有任何新变化。观察福州话的变韵史,我们发现,一百多年来,福州话的变韵仍在不断地进行当中。在 1871 年,高元音已经完成变韵,半高元音的变韵也已经开始。接着,半高和半低元音都变韵了。现在,很多的福州人可以把每个韵母都读成

变韵。根据《安腔八音》一百年来来的福安话变化也很大,比如撮口呼消失以及三套鼻音尾和塞音尾合并。但是,一百年前,今福安话的变韵格局就已经完全形成了,也没有任何新进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关注。

4 有些音类变韵不彻底,该变而未变。比如,“批毘丕拟耳”这些都是非上声调字,本来应该变韵为 e 音类,但是仍然留在 i 音类。另一方面,有些字又提前变韵了。比如,“腿髓”属于上声调字,本来应该没有变韵,但是已经由 uo 变韵为 o 了。

参考文献

- 陈泽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02 《十九世纪的福州音系》,《中国语文》第 5 期。
- 戴黎刚 2007 《历史层次分析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2007 《闽东周宁话的变韵及其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3 分。
- 冯爱珍 1998 《福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福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1999 《福安市志》,方志出版社。
- 福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3 《福鼎县志》,海风出版社。
-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3 《福建省志》,方志出版社。
-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 1962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 福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2001 《福州市志》,方志出版社。
- 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 《古田县志》,中华书局。
- 何大安 2004 《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安顺 2002 《汉语辅音韵尾对韵腹的稳定作用》,《方言》第 1 期。
- 李如龙 1992 《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
- 李如龙 王升魁 2001 《戚林八音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
- 连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2 《连江县志》,方志出版社。
- 梁玉璋 1983 《福安方言概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 3 期。
- 林寒生 2002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 马重奇 2001 《福建福安方言韵书〈安腔八音〉》,《方言》第 1 期。
- 闽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闽清县志》,群众出版社。
- 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1995 《宁德市志》,中华书局。
- 屏南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1999 《屏南县志》,方志出版社。
- 瞿霭堂 2004 《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语言研究》第 2 期。
- 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2 《寿宁县志》,鹭江出版社。
- 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 《霞浦县志》,方志出版社。
- 张振兴 1985 《闽语的分区》,《方言》第 3 期。
- 柘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 《柘荣县志》,中华书局。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8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社。
- 周宁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1993 《周宁县志》,中国科技出版社。
- Bakwī C C 1871 《榕腔初学撮要》,福州美华书局。

(戴黎刚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21004)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y 2008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Tsu-Lin MEI,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earliest known examples of Chinese writing are the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around 1200 BCE. Phonetic compounds of the Late Archaic Chinese are represented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ccasionally by the same phonetic compounds but more often by phonetic pans. On the basis of this epigraphic evidence and aided by recent advances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studies,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following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g 洛落 / k 恪; *g 羊浴 / kl 姜谷; * 林吏 / s.l 森使; * kh 卿考 / * s.kh 饗考; * m 每尾滅墨 / sm 晦, * sm 威黑; * b 败别 / * s.b > * P 败别; * g 解现 / * s.g > * k 解见; * d 折 / * s.dj > * t 折. Further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 how to provide Old Chinese transcription for graphs occurring in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how the * s. prefix functions as 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marker in Old Chinese.

Key w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consonant clusters, * s. prefix, Sino-Tibetan, Old Chinese phonology

GAO Yong'an, On the Hui dialect in late Ming dynasty

Based on several rhyme books and rhyme tables such as *Lü gu Ciqufu Xieyuntong* (律古词曲赋叶韵统), this paper describes som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i diale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1) 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dental initials which came from Zhang group (章组), Zhuang group (庄组), Zhi group (知组) and Jing group (精组) of Middle Chinese. Zhuang group combined with Zhi group or Jing group in different dialects; 2) The Shen group finals (深摄) combined with Zhen group finals (臻摄) and Xian group finals (咸摄) with Shan group finals (山摄); 3) There are some strange phenomena observed in Shan-Xian group finals (山咸摄).

Key words: the Hui dialect, late Ming dynasty, *Lü gu Ciqufu Xieyuntong*

DAI Ligan, On the lax finals of the Fu'an dialect

Traditionally, the Fu'an dialect is classified as a northern Mindong (闽东) dialect in light of the nonexistence of lax final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Fu'an dialect has plenty of lax finals through the reanalysis of historical strata. The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lax finals and rearranges the table of rhymes after investigating them in detail.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inner sound changes caused by lax finals.

Key words: the Fu'an dialect, lax finals, features, evolution

LIMing, Another source of modal verbs and modal adverbs: the cases of rong (容) "permit", xu (许) "allow" and bao (保) "promise"

This paper deals with some verbs with clausal complements in Chinese, such as rong (容) / xu (许) "permit", fan (烦) / lao (劳) "bother", xu (许) / zhun (准) "allow/authorize", yu (欲) "want", bao (保) "promise", and discusses how they develop into modal verbs by occurring in raising structures or into modal adverbs. It suggests that it is not the embedded subject raising at surface structure that motivates the change of verbal meanings.